

# 从尺子谈起

工农兵学员吴永泽

尺子，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度量工具。尺子的长短在历史上变来变去，这也是常识了。但在尺子的长短变化中所掩盖着的深刻的东西，却并不是人人都了解的。

就以隋朝而论，隋文帝统一天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度量衡，改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隋文帝一去世，推行儒家路线的炀帝，一上台就复辟古制，将文帝的革新成果一笔抹煞，倒退回去了。炀帝企图以缩短尺度来欺骗老百姓，造成他对百姓“宽厚”、“让步”的虚假形象，可是，后来的横征暴敛，正充分暴露了他复辟古制的罪恶用心。

解放前，四川的大地主刘文彩家的斗，也是变来变去的：大斗进，小斗出，还在各种斗上设置种种机关。看来刘文彩也是一个复辟狂，他甚至连资产阶级的字面上的“平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统一都容不得，非要搞自制度量衡之类道地的封建割据那一套不可。

由此可见，尺度的变化总是掩盖着革新或者倒退两种政治路线的激烈斗争。

隋炀帝也好，刘文彩也罢，早已“灰飞烟灭”了。当今，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的炮制者，却在那里借炀、刘的尸还魂，玩弄起变尺度的把戏来。他们说什么现在的工农兵学员的“水平低”，“质量差”，“不如过去的中技高”。

他们之所以说今天的大学生“水平低”，那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工农兵学员没有过去的大学生啃的死书本多，没有他们洋气，没有他们白嫩，没有他们文雅而已。

工农兵上大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它为工农兵进入上层建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堵死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上层建筑领域的渠道，轰毁了旧学校这个解放后十七年还被资产阶级一直霸占着的世袭领地。我们工农兵学员，进校后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教育革命，敢于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我们工农兵学员，把学得的知识用来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毕业后主动要求到工厂、农村和边疆去，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铁的事实证明：工农兵学员不但有科学文化知识，更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和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旧大学生比起来，和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精神贵族比起来，和那些“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只要求留城市，留学校，到科研所的“高”质量大学生比较起来，有着本质的区别，真可谓差之万里！

对比是如此鲜明，飞跃是这样显著，为什么怪论非要一口咬定工农兵学员“质量低”不可呢？这乃是尺度不同。他们用的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质量标准，他们搞的

是“复古”，妄图恢复教育领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奇谈怪论者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们所要培养的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和精神贵族。既然尺度完全不同，怎么会有共同一致的结论呢？这就无怪乎我们工农兵学员在他们眼中总不对劲，他们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并非仅只是工农兵学员质量高低的争论，而是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所批判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向无产阶级的全面进攻。他们妄想质量问题上打开缺口，翻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从而恢复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这就是当今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用文化大革命前的质量尺度，来攻击今天教育革命的真实意图。

隋炀帝的儒家路线已经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批得一踏糊涂了；刘文彩的复辟活动，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数以千计的群众在庄园展览馆批判。可是，奇谈怪论者还要效法这些人，顽固地维护旧东西，反对新事物，这岂不怪乎？不，这一点也不足为怪！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后就可以万事大吉，高枕无忧。”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阶级即地主资产阶级还没有消灭，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他们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宣布他们败得越惨，他们就越要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

隋炀帝早已被农民起义的滚滚洪流所淹没。刘文彩也被隆隆的解放战争炮火吓掉了魂。“试看天地翻覆”。奇谈怪论，呜呼哀哉！

---

（上接97页）

儒家学说中的什么进步思想；有的则抹煞杜甫的阶级性，把杜甫吹捧为“人民诗人”；有的却又干脆把杜甫打入孔老二门徒之列。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文人，也别有用心地给杜甫戴上“反战诗人”、“和平诗人”的帽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工农兵登上了上层建筑，开进了史学阵地，在儒法斗争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史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对政治诗人杜甫的研究工作也逐步深入开展，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对杜甫这样的思想比较复杂的古典作家，正确地评价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评价他们留下的遗产，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既要反对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又要反对简单粗暴的全盘否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全面地、历史地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看杜甫及其诗文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进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那种“摘句”式的研究和迷信“选本”的倾向；那种不作全面分析，不见本质和主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唯心论、机械论作法，不但得不出正确结论，还会使自己滑到胡适派的实用主义泥坑里去。应该看到，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评价杜甫及其诗文，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一项工作，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方面。让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中国文学史的阵地，把这项工作做好。